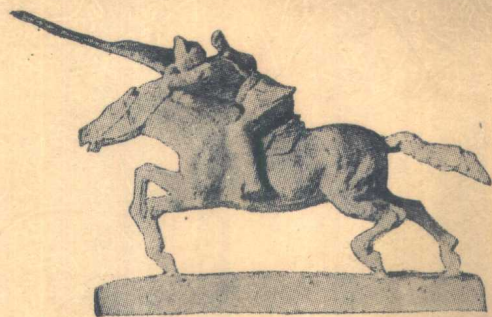


雪山英雄

樊 斌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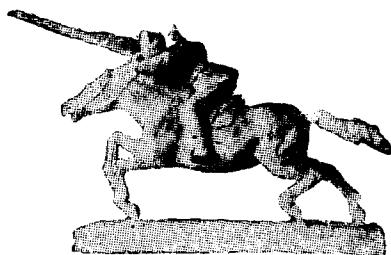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雪山英雄

樊 斌 著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

中國長途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書號 488

雪山英雄

著 者	樊 斌
編 者	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
	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出版者	中國青年出版社
	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總經售	新 華 書 店
印刷者	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字數 115,000
印數 1—45,000

一九五四年六月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中篇小說，藉一個運輸連的活動，反映了我們進藏部隊的英雄氣概和愛國主義精神。在進軍西藏的路上，山連着山，峯連着峯，我們的運輸員們，就在這空氣稀薄得連氣也喘不過來的雪山上，運糧運草。風吹着他們，雨打着他們，大雪阻擋住他們的進路；但他們說：‘山再高，沒我高，我的腳板比它高。路再遠，我腿長，遠到天邊也能趕上’。我們的雪山英雄們，便是在這樣的風雪交加的高原上、雪山上，完成了人們難以想像的、艱巨的運輸任務。

第一章

二連長趙虎和指導員王貴有從輜重營營部開會回來，天已經大黑了。遠近的山包包，黑糊糊的連成了一片，一小塊一小塊割得零零碎碎的坡田，在夜霧中也似乎變成了灰濛濛的不可捉摸的東西。四外都靜悄悄的，只有樹林裏偶爾發出松毬的爆裂聲。他倆肩並肩走得挺快，幾乎是小跑步一樣，沒多大會兒就熱呼呼的都出了滿身大汗。這是他倆的老規矩，每逢接受新任務，他倆總要這樣的往回跑，倒不是他們怕回晚了會耽誤什麼緊急事情，而是他們心裏太高興了。這會兒，兩個人都跑得呼味呼味的喘着粗氣，一遞一句的交談着：

「一連長那傢伙太不像話了，每回都是這樣——一說有任務，他就想把最艱苦的一下子全都霸到手裏，嗨，這回我可不讓他！」

提起一連長，趙虎就忍不住有點氣，他對一連長一貫的搶艱苦的任務很不高興。爲了這，一個鐘頭以前，兩個人在會上還頂了一氣。

「管他呢！這問題也不能光由他喊叫，營首長並不糊塗！」王貴有不贊成趙虎那種臉紅

脖子粗的爭法。

聽了王貴有的話，趙虎立刻叫起來：「好呀，你不管他！他可不會對你客氣呢！他會向營部要求，把所有任務都包了的！」說罷，他那顯得有些短的右胳膊前後甩得更有了勁了。

王貴有在黑暗中微笑起來，心想：他那下巴上的傷疤準又紅了，真是一輩子都改不了的脾氣！他想到這裏，便更加慢吞吞地說道：

「我看他沒那麼大的本事，他要真的能全包了，我們倒可以讓給他，他一個連能幹兩個連的事還不好嗎？太好了，那時候，上級也不會叫我們閒着，我們再找點別的工作幹，還不是一樣？」王貴有稍停了停，換了個深沉有力的口氣說：「不過，我認爲這回哪個連的任務也輕不了，雪山草地無人區，大家都得過。」

看起來，趙虎和王貴有就像一對兄弟。論年紀，不相上下，都是二十五六；論身材，不高不矮，都是中等個子；只是一個顯得紅黑壯實，一個臉色黃些、身體弱些罷了。可是說到脾氣，就大不相同了。趙虎比較暴躁，愛叫喚，也有點逞強好勝；王貴有就老成得多，沒有想透的道理他一句也不說，想透了的道理他一句也不漏。每當趙虎喳喳的時候，王貴有總是心平氣和的，使趙虎不得不冷靜下來。眼前，正又是這種情形。

「算你對！可總得有個分別呀！要是他們老把重要的任務霸走，要我們幹嗎？吃大米

飯！」

「能吃大米飯也不錯呀！好賴也能頂個飯桶用……。」王貴有逗笑地扭過頭看了看趙虎說。

「那玩藝兒你當吧，我可不幹！」趙虎笑起來，假裝生氣地搖著頭。

「我也不打算當飯桶……老趙，說正經的，這回呀，真要好好地幹一下。」王貴有把步子放慢下來，不自覺地握了握拳頭。

「那當然，正因為這，才和他爭呀！」

王貴有不再說話了，只顧一前一後的緊甩著胳膊，走得快極了，就像有股大風吹得他落不住腳似的。這時，他想到十五年前紅軍長征走過的那段光榮的道路，他也馬上要去走，心裏真有說不出來的個樂勁兒！

他們回到家裏，已經吹過熄燈號了。別人都已睡下，只有通訊員苗小鎖還坐在一張小桌旁邊，兩個小拳頭支著下巴，一對小眼睛瞪著油燈出神。當小鎖看見他要等的首長回來了，便跳了起來，很有精神的立正敬了個禮，說道：「報告！首長請來交流養牲口經驗的兩個老鄉來過了，他們在連部等了一晚，這會兒剛回去。他們說，首長多會兒有空，通知一聲，他

們準來。」小鎖的樂子雖說還是孩子式的，又尖又潤，可說話乾脆俐索，簡直像個老兵。

王貴有聽了點了點頭，不慌不忙地拉了條板凳坐下，眼光立刻落在油燈旁邊的一張油印小報上，粗黑的字體刻着這樣兩行大標題：

西南局、西南軍區暨
第二野戰軍司令部 聯合發佈

進軍西藏政治動員令

看到這，他心裏揣摩，小鬼準是讀報來着。他怎麼想呢？王貴有很願意知道這個。

「你看你看，真糟糕！」又叫人家老鄉白跑一趟——趙虎把小鎖遞給他擦汗的毛巾隨便在額上揩了兩下，便往桌子上一扔，不高興地往牀上倒下了。

王貴有把燈捻子撥了撥，說道：「誰能料得到，會開得這麼長！沒關係，那天抽個空，咱倆上門去拜訪人家，向老鄉賠個禮就是了。」

油燈亮了起來，淡青色的火苗不停地跳躍着，發出吱吱的響聲，活像一隻火老鼠。這房間顯得更有生氣了。在昏暗的燈光中，可以看見房間裏的一切：兩張臨時支起來的單人牀，中間放着一張小桌子，桌子只有三條腿，另一條腿是用磚頭疊起來的。此外，還有一個地鋪，

一條板凳，牀鋪上的被蓋都很簡單，沒有什麼多餘的東西。這便是連部。

「喂，小鎖，老鄉坐了這麼久，一定說了些什麼吧？」王貴有手裏玩弄着一枝鋼筆，好像是漫不經心地問道。

小鎖看了看王貴有，又望望躺在牀上的趙虎。「連長情緒不大好，不說算了吧！」他的眼光彷彿在這樣說。

王貴有却鼓勵地看看小鎖。

小鎖平素本來就像個小家雀似的，整天愛吱吱喳喳，肚裏藏不住半點事情。這會兒他倒很樂意把老鄉說的話轉告給首長，可就是有點怕趙虎。既然指導員支持他，他也就大胆說開了。

「老鄉問我，部隊是不是要去西藏？」

「那你怎麼回答呢？」王貴有繼續玩弄他的鋼筆。

「我呀！當然不敢自由主義，我就說：上級還沒有正式下命令。」

王貴有笑起來，假意地對小鎖鼓了鼓眼：「好一個不敢自由主義！依你說，上級還沒有正式下命令，那麼至少你是聽了非正式的消息囉？唔？」

給王貴有這麼一說，原來閉着眼的趙虎也噗嗤一聲笑了，他揉揉眼皮翻身坐起來，很有興味地參加了談話。

「小鬼！說下去，說得好就算了，說不好打你的屁股！」連長也開了一個不很得體的玩笑。

苗小鎖的樣子看去十分狼狽，他抓著頭，窘笑了一陣，便說：「那個年紀大的老老鄉就搖頭挽腦——說着他就學起那人的模樣來——他說：大軍去解放西藏，好倒是好，就怕成不了事……」

趙虎一聽，就有點急，連忙挪了挪身子，從牀那頭坐到牀這頭來，粗暴地接嘴說道：「成不了事？他憑什麼敢這樣說我們？真豈有此理！」

「你先別急，聽聽老鄉的意見也好嘛……小鎖，往下說。」王貴有對趙虎皺了皺眉頭。小鎖有點驚慌，但事到如今，不說也不行了。

「那個老老鄉說：自古以來，就沒有十個人以上的馬幫，能够走過這條路。十幾座大雪山，一年中有大半年時間封山斷路，要是冒險，掉進雪窩裏，不活埋也要凍壞半截！他說，解放軍這麼多人馬，吃的喝的供應不上，怎麼辦？所以說，就怕去不成……」

趙虎氣呼呼地站起來，說道：「他根本不了解我們，哼，去不成，我偏要去得成！算了，睡覺吧，咱們都睡覺！明天還要上師部去開會哩！」說罷，他就脫下衣服，把被子一拉，鑽進去睡了。

王貴有的心情也變得沉重起來，他側着頭聽了聽房門外邊誰的有節奏的斷聲，然後才彷彿作出什麼重大的決定似的說：「對，咱們也睡覺！」

他哪能睡得着呢？他一向就有個失眠的毛病，今天就更不用提了。他翻了翻，聽見趙虎也還在吭吭吱吱地沒睡着，便說：「老趙，記住起早點，到師部老遠的哩，別誤了開會。」

「誤不了。」趙虎含糊地答了一聲，便把被子蒙住了頭。

屋裏像空了一樣，只有桌上的小座鐘嘀嗒嘀嗒地響着，秒針轉了一圈又轉一圈，夜漸漸深了。

在地鋪上睡的小鎖，已經睡了一覺，忽然他聽見誰輕輕的吁了一口氣，睜開眼一看，原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指導員披着衣服又坐到桌子旁邊來了。他立刻想爬起來，但忽而想到，指導員是在考慮問題，不應該打擾他，……可是，他怎麼能够老不睡覺呢？他不安地睜起眼睛，悄悄地注意着指導員。

王貴有完全沒有發覺小鎖已經醒來，他只是專心致志地想着，有時，簡直想得連呼吸都忘記了。他想起前天師政委的動員報告——

「這次進軍是非常艱苦的，艱苦的程度，現在就沒有一個人能够想像得到。十座以上的大雪山，一二百里找不到人烟的草地，氣候惡劣，沒有道路，……我們要走的雪山草地，比

老紅軍走過的還高還長。如果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，那就很難完成任務……」他又想到目前部隊的情況：除了西藏以外，全國大陸都解放了，一般戰士，甚至幹部當中，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鬆勁思想，總覺得勝利了，該住定下來了，何況，還有一部分新補充進來的同志呢。

這一切，都使他很明顯地感覺到：肩上的擔子是越來越重了。怎樣不辜負黨的委託和信任，把這個連隊帶到康藏地區去呢？他敲着自己的太陽穴，自己在心裏對自己說：一定能帶過去！

第二章

還是往日政治上治課的時間，課堂裏人坐得滿滿的。可是這回不大像上課，講台上不但多了兩張桌子，還多了兩個人，除了正在講話的王貴有外，還坐着趙虎和營長李康。文化幹事張堅也站在一旁，他一手拿着個小本子，一手捏着拳頭，臉孔漲紅，不時用舌頭舔着發乾的嘴唇；顯然，他的任務是帶領大家呼口號。在他背後的牆上，掛着一張畫得不大準確的康藏全圖，往地圖右邊看去，講台正中的地方，並排懸掛着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彩色像。

二連正在開會，動員進軍西藏。

王貴有的話剛講完，戰士們騷動了一陣，忽然又緊張地沉默下來，一個個都挺着脖子，睜大眼睛，兩手按住膝蓋，像在戰鬥中準備衝鋒只等着信號彈升起的姿勢一樣。張堅走到台前，剛說了一句：「現在大家開始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「報告！」「報告！」「報告！」「報告！」一傢伙就站起來十幾個。張堅爲難地笑了笑，便指定炊事班長崔鴻全先說。崔鴻全先走上講台，開始表明自己的態度：「我相信毛主席，我總覺得聽毛主席的話沒錯。……」他說不下去了，發

了急，眼珠瞪得圓圓的，連轉都不會轉。他心裏暗暗罵自己：「真沒出息！怎麼一肚子話，一句都說不出來！」忽然台下近處有誰唧噥道：「這個老傢伙，卡壳兒啦！」他聽見這句罵他的話，倒是高興起來，連忙應道：「老傢伙又怎麼啦？大家別看我老，四十八歲算後生，我骨頭可硬着哩！別說進一個西藏，就是進十個八個我也不在乎，不信咱們到西藏看，反正響應毛主席的號召，不能說空話。噢，我想起來了，有的同志對我說：老崔呀，你老啦，就別去了吧！——這話說得不對！我不贊成！難道響應毛主席號召還分老少嗎？要叫我說呀，正是老的才最該去哩！你們想，我現在還能跑能顛的，要再不抓緊，給國家多幹點，到老得不能動彈時，想幹也幹不成了……」

「够了，够了，時間到了，你一個人要說多長呀？」苗小鎖一步跳上台去，把崔鴻全推過一邊，沒等張堅允許，便談起自己的決心來。

「嗨！——不行，不行，還該不着他說！」

「該我說，我說呀！」

「小鬼，下來！就數你不守秩序！」

下邊亂喊着，小鎖可全不理會，小腦袋一搖一擺的，講兩句又趕緊抬起手背，像看手錶一樣看看事先寫在手上的發言提綱；看他那個頑皮勁，真叫人又好氣又好笑。等到張堅把大

家的呼喊聲平息下去，再來和他說話的時候，他已經快講完了，只見他跳起來喊了兩句：「不但要響應毛主席的解放西藏的號召，還要爭取立功去見毛主席！」

第三個發言的是王子平。他「咚」的一聲跳上台去，從第一秒鐘起，他就朝空中不斷地揚着兩個拳頭，一直到說完才放下。他說：「我的很簡單，咱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，執行劉、鄧首長的命令，光說不算，咱們要在這裏站隊，到西藏點名，看哪個是英雄，哪個是狗熊！我的話完了！」說罷，他挑戰似的向大夥掃了一眼，「撲通」跳下台去了。

「對！對！雲南站隊，西藏點名！」戰士們都從心裏頭贊成王子平的話。

「響應毛主席解放西藏的號召！」

「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！」

「鞏固國防，保衛祖國！」

口號聲像大海中的怒濤，一聲蓋過一聲，小小的瓦屋被震撼得似乎要倒下來了，每個人的耳朵裏都在嗡嗡的響着。

小鎖開會回來，不聲不響地伏在桌上寫決心書，他吃力地捏着自來水筆，像刻圖章一樣一道一道的寫着。歪向一邊的腦袋幾乎枕到了紙上，嘴巴也跟着筆桿一歪一咧的用着勁。

整整花了四個鐘頭的時間，他才寫成了那張不到五百字的決心書。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，站起來，擦去額角上的汗珠子。停了一會兒，他又把決心書拿起來仔細看一遍，改正了幾個他自己能發覺的錯別字。接着，他又讀第二遍、第三遍，這時，他發現除了頭幾個字還講究外，越往後就越歪歪扭扭的不像個樣子，他不由得皺起眉頭，把決心書扔在桌子上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這怎麼能交上去呢？」於是，他又給自己倒了一杯水，搬好椅子，坐下抄起來。他想抄一份字體端正筆劃清楚的決心書，交上去，好讓領導也看得明白。可是，他抄來抄去，抄了半天，看看還是不能用。猛然間，好像和誰賭氣似的，他推開鋼筆墨水，咬了咬嘴唇，便彎下身去拉開抽屜，找出兩張白紙，轉身去找文化幹事去了。

文化幹事早已累得喘不上氣來了，頭上的汗也顧不上擦一擦，面前至少還放有一打以上的決心書，都在等着他抄寫。他看一行抄一行，筆尖沙沙的在紙上滑過，小鎖對他說話時，他連頭也不抬。

「先把我這份給抄一抄吧。」小鎖把他的草稿和白紙放到桌上。

「不行，不行，你另外找人抄，就這些也够我抄到天啦！」文化幹事把小鎖的決心書推在一邊。

「我的挺簡單，用不了十分鐘，抄一抄吧，還是抄一抄吧。」小鎖在一旁懇求着，又把

決心書和白紙推了過去。

「不行，你找文書去，他那裏少些。」

張堅斷然地把小鎖的紙頭塞回小鎖懷裏，任憑小鎖說什麼，他再也不答腔了。

小鎖只好撅着嘴去找文書幫忙。

走到文書那裏一看，文書也沒閒着。小鎖心想：他再不答應，可就抓瞎了。因此，他便闖了進去，二話不說，一把抓起文書正在寫着的決心書，把自己的放在文書面前，頑皮而蠻不講理地對文書威脅道：「先寫我的！快！」文書想來搶回自己的草稿，小鎖彎腰一閃，跳到門檻外邊，叫道：「你先寫我那個，要不誰也別想寫！」

文書氣急了，叫了聲：「小鎖，你敢——」可是，他知道自己已是纏不過小鎖的，便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，我算服了你，我給你寫！」

這時，忽然門外走進一夥人來，打頭的正是小鎖平日最害怕的王子平。

「好小子！又在這裏欺侮人啦！來，來，我叫你再嘗嘗我的拳頭。」

小鎖回頭一看，是王子平，他慌了，撒腿就跑，可是來不及了，王子平那鐵爪一樣的大手抓住了他。

「老王，揍，揍這個壞小子，給我出出氣！」文書看見這場老鷹抓小雞，快活得哈哈大笑。